

# 救護通訊

第三十三期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二月二十八日出版

· 博愛郵兵 · 救死扶傷 ·

半月報

## 中國收復區的救濟與復興

史泰萊 Eugene Staley 作

——譯自十月四日「遠東調查」

聯合國救濟善後總署中國區辦事處已在重慶成立。該署前曾派經濟專家史泰萊來華調查研究，計圖後草擬中國收復區的救濟與復興一文，發表於「遠東調查」，說明中國的需要及總署的協助方針，指明中國人民及政府努力的途徑，頗有參考價值，特為譯載如次：

今年九月間在蒙特利爾舉行的聯合國救濟善後會議，曾以其大部分的注意力集中於歐洲的迫切問題，這原是意料中的事。但是在中國最後擺脫日本佔領的枷鎖之後，中國的救濟與復興問題，勢必與世界任何國家的救濟與復興問題同樣艱鉅。中國作戰較歐洲任何國家更為長久。中國區域廣袤，其大數目的人民——或許有二萬三千萬住在敵佔領區或部分佔領的區域之內。這個數目差不多等於歐洲所有被佔領區域內人民的總和，在這八年的戰爭中，多少百萬的難民因為敵人迫近而相繼逃亡了，住有幾百萬居民的中國若干部分，實際上遭受着饑餓的痛苦；更廣大的區域則缺乏衣着，燃料，醫藥用品及其他日用品。在許多區域之內，交通，農業與工業遭受了嚴重的擾亂，而且在將來日軍被驅退的時候，恐怕還要遭受更嚴重的破壞。

中國政府正在研究這些問題，而且目前正在進行詳細估計一旦解放後的需要；考慮不必以外力援助而可以自力量應付此種需要的比例，並擬定向聯合國救濟善後總署申請援助的項目。等到這些請求提出之後，聯合國救濟善後總署署長即將按照其他區域的需要，聯合國救濟善後總署的物資以及其所能滿足各項要求的限度，考慮中國的申請。

中國政府為完成設計及估計需要的複雜的工作，曾向聯合國救濟善後總署請求給予初步的協助。更具體的說，中國政府曾於去年冬季要求派遺專家三人前往中國，一為經濟學家，一為農業專家，另一名為公共衛生專家，協助中國救濟善後總署在設計委員會，調查中國救濟與善後的需要。

聯合國救濟善後總署對中國之請，派陶森為農業專家，作者本人為經濟學家，並與洛克和勒基金商借駐在印度的公共衛生專家格蘭特等三人前往中國。陶森先生和作者本人於今年四月至七月間在中國工作，在此一時期內，格蘭特博士亦自加爾各答前往中國，工作數星期之久。格蘭特博士以技術顧問的資格，在中國救濟善後調查設計委員會中工作。

· 平時有備 · 戰時有能 ·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總會救護總隊部編印

南京圖書館藏

我們大部分的時間都在重慶，和中國救濟善後調查委員會的小組委員會共同工作，討論食糧，衣着與紡織品，衛生與醫藥，運輸與交通的復興，農業與工業的復興，社會福利事業，殘廢軍人的救濟以及被淹災區的善後等問題。被淹災區的救濟問題乃是中國的特殊問題，除此之外，其餘問題均與聯合國救濟善後總署的各個小組委員會負責解決的問題密切相關。在我們留居中國的期間，也曾參觀過衛生站，職業教育院，農業實驗場，工業設施，花紗布管制局，合作社，社會服務處，及救濟與善後工作人員的訓練機關；及至我們快要離開中國的時候，我們又搭乘汽車前往貴陽參觀。此次回國後，備有中國救濟善後調查設計委員會九個小組委員會的初步報告。中國官方將以此為根據向聯合國救濟善後總署提出中國救濟善後需要總報告的根據。

### 技術協助的需要

我們發現研究這些問題的中國人士，傾心的贊同聯合國救濟善後總署的基本原則，就是協助人民，使他們能夠自助。他們並不期待著以輸入外貨為主來滿足其戰後的需要，即使物質條件許可，他們也並不希望如此。但是，他們需要一切從聯合國方面有訓練的人士的技術協助和幫忙，協助中國訓練救濟與復興的工作人員，此外，則需要聯合國方面工具與設備的協助。這可以協助應付在佔領區內對路存在的人類痛苦的大問題，並可以促使業已遭受擾亂的運輸與交通，農業與工業再度展開。

在中國，人口既然這樣多，而且即使在最優裕的時期，人民大眾的生活水準也與僅僅能夠維持生命的水準相差無幾，所以若欲運送充分的食糧或衣着以使一般的情形有何大改進，實在並不可能。然而，若欲以確切需要的援助給予特別困難的區域，却頗有可能。舉例來說，中國沿海若干城市及其他若干地區便急切需要食糧與衣着，尤其是那些無以自立的人們，如同那些孤兒寡母，如同那些什家被毀了的人民，如同老年或不能工作或殘廢了的軍民等。在那些原來就倚賴外來棉紗布疋以及食糧的區域，這些物資一定更缺乏。然而，這一種協助最有效的分配辦法，很可能的是經由通常的商業機構發售，以其工作價付償款，而不以一粥一飯的方式分配救濟物資。

中國所有佔領區戰後救濟與復興工作的關鍵在於迅速恢復運輸網。最初尤應恢復中國內地的水陸及公路運輸，然後再恢復鐵路運輸。本

年中與大部分均受豐收，如果能一法解決運輸問題，將過剩區域的食糧發往需要最迫切的地帶，那麼，就可以使問題大具減少。如果中國製造的內河運輸船隻能獲得機器，則大批笨重物資便可以利用小輪及駁船很迅速而便宜的運往目的地。中國卡車的情形頗足令人失望，全部卡車的數量已減至數千輛，而且情形亦已極為惡劣。鐵路也一樣需要廣泛的修理，但是修理鐵路需要的時間更多。中國政府在戰後的所有需要中，很有理由的將予運輸工作以極高的優先待遇。中國不但需要機器及零件，需要重車，工具及零件，他們也需要從國外聘請若干人才，在技術方面協助他們，訓練他們。

在規模上和重要性上均遠勝於運輸工作的問題恐怕要算是公共衛生和醫藥問題了。各防疫單位以及衛生站的，儲，藥品與維他命的製造工具都極難得，可以運往中國，比較的不致有多大困難，但是中國更大的需要乃是人才：醫師，護士，衛生工程師及技術專家，在中國服務，並協助中國實施廣泛的訓練方案。

中國農業及工業復興的工作如能成功，必能使中國輸入食糧及消費品以應救濟需要的大具減少。中國農業生產因缺乏耕作的牲畜，肥料，農具及改良的種子而難有改進。供給沿海居民食糧一項重要部分的漁業，也受了戰爭的嚴重擾亂。棉產加工的工作也大受影響。在華中及華北廣大區域佔極重要地位的麵粉業，更因為需要運出內地糧運產或由國外輸入麥產的緣故而減產。這意思說，在這些中心區以及附近各區的食糧供應又減少了一種重要的來源。

### 商品缺貨

原來有五百萬錠子的中國棉紡織業，有十分之九以上都設在被侵佔區以內。毫無疑問的，有多少錠子已經破壞拆卸或停工了。到處缺乏布疋，在這一方面，將來必急切需要迅速恢復生產。

除機器，工具，農具，肥料與種子之外，還需要訓練有素的人才，協助中國重新開創其農工各業。中國政府早已擬定在後方實施訓練方案的計畫，這樣，經過訓練的人才，在日本被驅逐之後，便可立即前往解放區工作。

中國及遠東其他國家之內共有殘廢的平民幾百萬，重要方面對於運輸這些軍民的計畫工作已經有了進步。在各主要的河流，公路及鐵路沿線，已經計畫設立食糧站，醫療站及衛生站，以便難民購車，許多難民恐怕需要徒步返家，所以難民的食宿各站也必須按照難民的自

戰後的世界，既有對阿平的充分知識，又知道如何

預防瘧疾，可以應付疾疫，在個人文明國家，絕跡

# 撲瘧新藥阿平的

余風

現在我們有希望把瘧疾征服了！最高藥劑權威也已承認用這名阿平的(Atabrine)的藥，再採用新法，就可以使瘧疾在每一個文明國家絕跡。

美軍在太平洋作戰時，我們知道如不能打退瘧疾，我們就會打敗仗，這點道理很簡單。但是傳統的治瘧藥奎寧的產地，却給日本人奪去了，除了我們頭腦有一點靈敏外，就只有那些人造的化學品，黃色小藥阿平的了。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作者曾發表過文章，表這一篇關於治瘧新藥阿平的文章，報告一點可喜的消息，就是阿平實在比奎寧安全有效，可以使我們的軍士身體健康，勇於作戰。誰知美國國立研究院，醫藥研究司長却把那篇文章斥為「全然錯誤」。他說：「從各方面

看來，奎寧治瘧疾時總是比阿平的平安有效」。他說讀者文摘在登載「從一危及人民健康和作戰努力的錯誤情報」。

還有其他醫藥界的人也加入大罵阿平者文摘上這道東西。一九四三年一月新格爾醫藥紀事這道東西斥為「錯誤的觀念」。時代雜誌又響應他們的懷疑，蓋爾特元帥的紐約報紙午報，竟認為讀者文摘的那篇東西「地屬無稽」。

這種種只有更增加在熱帶叢林軍醫和士兵的困難。他們的空管不敷，對阿平的擔心徒然使作戰困難。任何士兵或海軍陸戰隊在冷熱交加的瘧疾發作，因而思食血時，救效的情緒決不會太高。蘇羅門戰役之初，美軍中有百分之七十傳染到了瘧疾。新幾內亞之戰的初期，據官方宣佈，用瘧病住院的，比其他各種病(包括作戰受傷的在內)加起來還多。

美國國立研究院的不信任阿平的，是奇怪的，對前線士兵也是有害的，對前線幾乎有一千個科學報告證明阿平的比奎寧安全有效，而且實際上可作防治之用。醫學界抱相反見解的很少。

一九三八年，國際聯盟派了三位醫生在薩龍尼加試驗阿平的和奎寧對瘧疾的治療作用那

程安點解。

現在中國技術專家五千人正在來美途中，從事特種準備工作，以便回國之後，更有從事救濟復興工作的技能。這是中國政府與聯合國救濟善後總署所約定的辦法。這五十人中包括在若干方面名望素著的男女人士，其中有農林部農村經濟司司長，社會部社會福利事業司代理司長，衛生署防疫隊隊長，中國紅十字會救濟總隊副總隊長，北平協和醫學院護士班副主任，及重慶中央醫院董事長等。

在中國境內救濟與復興工作主要的領導責任及其沉重的負擔，實在有由中國人民及政府共同負起的必要。由中國參加的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能夠而且必將在各會員國給予的財力與物資之內協助中國，且一旦戰局的發展以及運輸情形允許之後，聯合國救濟善後總署必立將開始協助中國。聯合國救濟善後總署現與中國聯合委員會及其他國家政府協商，中國沿海封鎖線一旦突破之後，必迅速設法恢復中國的生產業，使之製造最急切需要的物品。聯合國救濟善後總署曾願如此，而不肯國貨大批貨物，以備救濟中國，為的是避免貨物凍結，這也是總署與各供獻物資的國家所商定的合作辦法。但是，即使各國肯毫不吝惜的供獻物資，可是救濟善後總署所能把握的物資，也極其有限，不足充分供應全世界的需要。中國經過如此長期的戰爭，負擔實重，損失甚大，若將要說聯合國救濟善後總署或其他友邦機關能夠給中國以如何鉅大的協助，那並不切實際。在建設新中國的工作中，中國人民聰明的制衡與努力，乃是主要的條件。聯合國救濟善後總署應將其最善努力，協助中國人民使能自助。

二個強。用奎甯治好後又復發的癩病患者，佔百分之二十七。用阿的平治好後復發者佔百分之二。一九四一年舉世聞名的英國權威孟格波可報告奎甯所不能治好的癩病患者佔百分之二十三，而阿的平却只有百分之八十四的癩疾患者是之所治不好的。在醫藥學上，還沒有有一種藥（包括退炎劑和盤尼西林）。能治療百分之百的病人的，可以說沒有一種藥的可靠性能比阿的平的。一九三九年美國陸軍部的克雷斯奇本說：「阿的平在治療癩疾時，較奎甯更有效，應被多用阿的平。」

預防癩病和治療癩病同其重要。關於這，戰前的科學界又證明阿的平較奎甯高明。一九三九年美國的陸軍准將西蒙斯把在巴拿馬叢林中學醫癩疾癩病的六百用人用阿的平及奎甯試驗其預防效果。結果他報告：「阿的平比奎甯強。在試驗中，即令所服奎甯比普通預防應吃的量多三倍，其效果也還是不如阿的平。」

如果一種藥物，通常服作預防之用，必需是於身體無害的。但是如常服奎甯，有許多人就會眼花頭痛，耳聾，反胃，腹瀉，有些人服後運動會影響，而且服奎甯後的苦味也使許多人非到有病不肯吃。相反的，據羅氏基金會的陸色蘭博士在一九三四年的聲稱：「阿的平是比較無害的，服阿的平後中毒的現象還很少。」

上述不過是戰前對阿的平治癩成癩中的幾個例子。爲什麼不立即把它應用呢，獨立

研究院的阿的平研究委員會主席有一個答復。說來奇怪，他說戰前對阿的平的科學研究是雖然沒有價值的。

他的結論是基於幾個後來證明是全然錯誤的實驗。以爲英國的阿的平是不純粹的，含有極高的毒性。結果在一九四二年夏後的一個時期，陸軍部事實上停止了阿的平的購買。

對阿的平的這個攻擊是危害太平洋的作戰的，爲反駁對它的攻擊起見，我們需要完成一個證明其安全的科學實驗。一九四三年九月美國醫學協會所辦的戰時醫學雜誌，分載有紐約拉福林醫生及其助手所作的二個報告（有一個實驗中，包括一部分醫師的病人）。他使若干人每日服阿的平，再察其效果。初服幾天，有幾個胃弱的腹內有點不舒服，但如再繼續服用，這種現象也就沒有了。大概有三分之一的因這種藥物的顯色作用暫時變黃，可是在試驗終了時，這種顏色已褪盡了。所有不是醫師的人在服用阿的平的期間，仍能如平時一樣工作。患肺病的人也沒有什麼特別影響。

但是對阿的平的真正實驗却發生在西南太平洋。在瓜島上，成千成萬的蚊子在黃昏時節把病菌注入美國士兵的身體內。而在日本的轟炸，砲擊和狙擊中，有計劃的防疫工作又是不可能的，於是最大的自衛武器就只是阿的平了。

（未完）

續三十二期「美國撲滅肺病的努力」  
這種工作大部分要落在各州衛生局的肩，而且各州要以國會撥付衛生經費的百分之八十五進行這種工作。依照今日的情形，美國只有二十二州聘有專任的肺病專家。聯邦政府派負責人員駐在各州的衛生處監督進行。

全國防務協會將在宣傳方面負起一大部分責任。全國各婦女俱樂部的會員都要前去宣傳；學校的兒童要列起隊來，檢查肺部。理想的辦法，當然是使診療院在全國普遍設立，使每一個能輕便的檢查體格，就如同理一次要。這雖然沒有困難。只有到這個時候，我們才會有這隱隱著的死亡撲滅。

同時，美國將開始一種新的研究方案，發現一種治療肺病的特效藥，美國早已在研究試驗，這種工作仍將繼續加緊進行；並將研究試驗一種血清，可以防止肺病的發生。

這樣，帕德醫師指定希利伯醫師的工作將包括肺病問題的各方面。這在所有國家之內，是最具決心的努力。藉以撲滅肺病傷害生命的疾病。

那些初次知道自己患了肺病的一百五十萬人又將如何呢？其他許多人只在家裡養病。美國另外有九萬人可以到醫院去養病。美國政府要設置十八萬病牀。一部分是要救起人民。這是一項艱巨的工作，一部分是要救起人民。他自認是一種威脅，對他的家庭，對他的社會。他自認是一種威脅，對他的家庭，對他的社會。他自認是一種威脅，對他的家庭，對他的社會。他自認是一種威脅，對他的家庭，對他的社會。

### 救護設施

一、本月下旬，粵漢鐵路段設事，粵漢和綏，粵漢邊境戰事，亦趨穩定，本部派救護方面第十大隊醫務所醫務隊，均隨軍轉運，進行極艱苦之救護工作。

二、本部為配合中央戰時服務督導部之工作，特增設救護隊十個，分配於各戰區，以資救護工作，現任民衆診療，並其救護情形如下：

#### 甲、川黔線

為第一五一，第二五二醫療區設於屬貴陽

為第一七一，第一七二醫療區設於屬重慶

為第一二二，第二二三醫療區設於屬桐梓

為第一四一，第一四二醫療區設於屬綏寧

#### 乙、贛桂線

第四五一醫療區設於屬馬場坪。

#### 丙、滇黔線

第四五二醫療區設於屬晴隆。

三、本部配設湘黔綏寧醫療隊位置，略有變更，茲將其動態如下：

1、原定設於屬玉屏第九大隊部，現移設湘寧縣。

2、原定設於屬貴陽第九二二第九二二醫療區，現移設湘寧縣。

3、原定設於屬馬場坪第九四一，第九四二醫療區，現移設於屬施秉。

4、原定設於屬芷江第一二二，第一二二醫療區，現移設於屬玉屏。

四、滇黔方面戰事，我軍進薄仰光，本部派設該方面第十大隊所屬醫療隊，及手術隊，正隨軍前進，進行救護工作。

五、本部派設青年軍工作之第一流動手術醫院，據報業已開辦重慶。

六、本部原設第九戰區之第九戰區醫院，近受戰事影響，業已辦理結束。

七、黔南之役前線集貴陽離離之醫藥救濟，由本部聯絡貴州省衛生處，貴州省國際救濟協會合組貴州省醫院，擔任難胞診療。

一、貴陽市最近發現真性白喉，業飭本部派設貴陽第一，第二診療所，與密查疫情，分別診治。

二、春季種痘及補助各部隊衛生機關痘苗，均經按照既定防疫計劃，開始實施。

### 防疫概況

一、本部衛生材料倉庫，均經檢查所存，改善儲備，并分別予以翻晒整理，以期嚴密倉庫管理，加強供應效率。

二、本月下旬撥贈其他有關衛生材料，計行政院秘書處等十一個單位；經呈軍事委員會撥助，專機運衛生材料，計第五軍團等十七個單位。

### 材料供應

### 運輸動態

一、本月下旬，本部各運輸站車輛動態如次：

1、桐梓站派車一輛載運燃料回貴陽。

2、重慶站派車一輛載運燃料回桐梓。

3、貴陽：零星派車載運公糧，接濟員工食糧。

4、加強貴陽運輸站之設施，以期不遺運輸。

一、貴陽陸軍醫院美軍醫士波德威爾，派部洽商醫療上聯繫事宜。

二、本部胡總隊之衛生及湯副團隊長湯舟兩氏聯袂訪晤貴州省國際救濟協會湯恩氏，商討邊境救護事宜。

一、本部第七大隊長錢惠倫，仍在粵邊指揮救護。

二、本部第九大隊長黃光成，近在湘西前線部署醫療隊位置，并督導救護實施。

一、晉任本部第九一醫療中隊長唐文錦為本部中隊長。

二、晉任本部第二四一醫療區隊長李廷輝為第二四四醫療中隊長。

三、調本部預備大隊副隊長石順起為光陰隊長。

四、派葛德為本部材料科科長。

五、高崇勳為本部第一六醫療中隊長。

### 各方聯絡業務視導人等公告

# 黨政法動

一、本總隊政訓部特別黨部為加強小組會議實施，特與軍政政訓部時常用衛生人員訓練所政治部密取聯絡，并交換小組會議指導員，以資互相觀摩。

二、本總隊特別黨部政治部暨三民主義青年團團部第十四區隊，於本月二十七日晚，假本總隊愛敬，舉行「春節晚會」，同時本總隊江鳴、劉孟分，聯合舉行婚禮，到來賓四百餘人，禮堂佈置瑰麗，無線電音美悠揚，并表演文化相聲、歌、歌、末殿以改良平劇「新小放牛」，一時燈燭輝煌，通明如晝，益以節目精彩，誠屬盛況空前。

# 消息拾零

一、本部指導員兼技術室主任施正信氏，近榮任貴州省衛生處處長。

二、電局以前方傷病醫院醫護人員，已決定徵調後方各專科以上學校醫科上年畢業生，給以上對待，并施醫費兩年。各校已奉到徵調令，并施以入伍教育一個月，分發各戰地醫院服務，學費由軍方發給，儘先分發遠征軍中服務。據聞上年專科以上醫科畢業生約有五百餘人。

三、衛生署前派美籍陸院代辦之防疫專家，現已抵渝，并參加中央衛生實驗院工作。

四、中央衛生實驗院工作，亦在積極進行中。

以的簡便，服用針以薄菌素刺在試驗者手背之表皮上，再用一張塗有兩個小方塊乾澱澱素之濾紙膠在背上，在四十八至九十六小時中之有肺結核之嫌疑者，背上即腫起兩個小紅泡，此種有陽性反應者再去受X光檢查，很容易確定。此法名為伏爾基爾菌素膠布試驗。(Yolimer Tuberculin Patch Test)

六、英國人民一月份被德機轟炸死者，計死五八五人，傷一六二九人。死者之中，婦女二九三人，十六歲以下之兒童九四人，其數目較十二月份為高，此為德機遠程轟炸英倫南部之結果。

七、英國在戰時提早發現病狀之措施，其成就與維持人民健康最高水準之努力同樣顯著。其中最大之一項進步，即用小模型膠片從事集體之無損性照像，以從事發現潛伏的肺結核病。經過二十五年來之努力，此種病症之可怖業已逐漸根除。專家先根據此種小模型的照像從事研究，如發現有肺結核嫌疑者，再用大型膠片照像，從事精細檢視，但因為此種設備而受惠者，已達千數以上。

八、我國第一批派往德境服務之護士郭計霞，股怡霞，孫仲昭，羅淑娟等已飛往森林，在雷多公路築路之工人間服務。

九、兵役部為改善新兵保健工作，決從實業方面將所屬各機關加以革新。現在有新三兵團訓練之昆明，貴陽，成都，瀘州，白市驛等五地，均已設有醫院，各醫院設病床二百張。并設各種師管區醫院，預算籌辦七十三個。按師區大小，新舊多寡，分爲三級，女第...

至各醫院，核實發給藥品，此項新兵保健費，今...

# 讀者·編者

近讀周傑園的「書影」一書，其中記載着...

一則很有趣的故事：...

天降大火，鸚鵡遙見，入水潑羽，飛而避之。天神言：「爾雖有志意，何足云也？」曰：「僑居是山，不忍見爾。」...

我們如果把這世界大火的全局，用一計算的方式來決定救火的力量，自然地我們力量最微弱，真是一百二十四而不加人。不但物質機械不如人，就是精神行動也不如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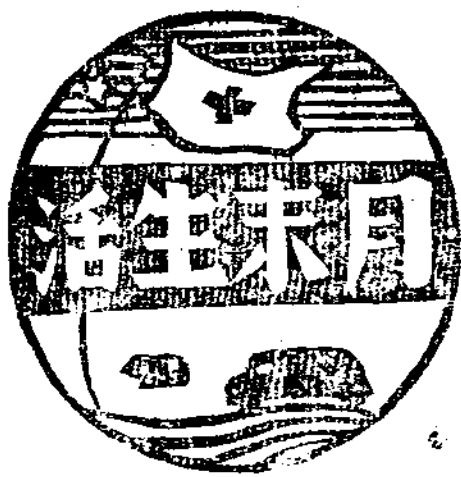
看啊！「火」越燒越狂，「風」越來越大，風乘着火勢，火助了風威，益發火舌越吐得高，風越狂！經得住火兒燒的，還要謝得下風兒打。戰時社會一陣陣滾滾的惡風，便是乘著今天的火勢而發威的。所以，我們要消除風威，便先要撲滅火種。...

## 「左手人」

竹溪

普通的人們，無論是吃飯寫字東西，多數以右手為主，左手為輔，而極少數的人，是以左手為主，右手為輔的。因此我願稱以左手為主的人，為「左手人」。

如果家裏裏，有小兒用左手拿筷吃飯，大人們一定會罵他沒出息，並且要他改用右手。其實我們如果平心靜氣的一想，用左手並沒有不便宜的地方；反之若干方面，它還比右手的人有利得多。根據科學的實驗與研究，「左手人」有一種特殊的本能，就是能唯一能夠直線走路的人。假使同時對着一個顯露的目標，只要去五百碼，右手人走起來向左偏得復利害，他的路線成了一個圓弧在左邊的弧形。左手人走起來一定是很直線的。所以在沙漠上旅行的人，如果迷了路，他（指左手人）能利用星辰以及



第十號

其他為標記，很容易的脫離險途。那麼，如果有一支軍隊，或是一隊旅行團，在黑夜於陌生的地方行進，只要叫一個「左手人」走在隊伍的左側，就可以確信所走的方向是一直無偏的。

## 美國軍中護士

羅斯福夫人，最近發表「戰時美國婦女」一文，談及此次戰爭中，美國婦女活躍於戰地服務情形，其中有關於護士之勤懇。她說：「我們遠海軍護士在海外服務的已達一萬二千多名，她們看護着我們作戰受傷患病的弟兄，我會經分別在英國，在太平洋各處島嶼，在紐西蘭與澳洲看到她們，我對她們懷着最大的敬意和讚揚。因為她們同作戰弟兄一般的精神應付一切，把困苦耐性忍着！」（摘）

## 胡愈總隊長印象記

竹溪

「我有一副好的臉，一種愛世的心，這是胡愈總隊長前次在對前線親友途中對我這樣的話。這一次自我介紹。

我們從他那副寬長而帶着黑臉的臉孔上，可以看到他的豪爽性格與平生事業的辛勞，他操練中國各省的方言與流利的英語，但他原籍却是安徽舒縣是一位五十五歲而精神矍鑠的長者。中醫學界的老前輩。

他在美國哈佛大學醫學院畢業回國後，就在上海行醫生業務，一他說：民國十五年當醫生的時候，生活與事業都極舒適，但是他看到當時的現狀，決志要用醫生的本能，來診治社會使社會人士都走上康樂之道，這亦許他的「冒險」看社會的罪惡，與「觀世音」小腸！救世救人的表現，於是他在民國十五年，就自上海到西北從軍一直到现在，沒有與一他「扶危」的偉大工作，告過一次「短假」現正運籌着他的「救世」精神，繼續着「救世扶危」的救護業務！——担任中國紅十字會總會秘書長兼救護隊部總隊長。

現在中國紅十字會的經費，雖由於友邦樂意捐助但也是憑他的信譽向外國友好籌得更多的幫助就是美國紅十字會捐來的衛生材料經他的努力已從每月十噸逐漸增加，員工們沒有飯喫沒有衣裳亦憑他百般設法來維持並且使大家生活在萬分困難中「苦幹」一貫幹「中國紅十字會」近年業務的發展與博得社會人士的好評全憑着這位「救世觀」的博愛精神感召。

我們這次在綏遠亦曾討論到目前黨務工作，他的意見是「現在須要北伐軍由廣東出發時的黨務工作精神他認為這種工作的表現，不但可以發展本身工作的效能，還可以轉移社會一般不良的風習，他指示我們：「現在的黨務工作人員，要自己立自信，然後取得互信，使人民敬愛軍隊，軍隊愛護人民，軍民協調的担負抗建使命」。

前線親友來，「逢胡愈總隊長就任新職——本部特別黨務特派員，我們誠懇的接受，這也實實指示——黨務工作人員，要立自信，然後取得互信，軍民協調的担負抗建使命，作我們今後工作的「擔保」。

### 輕帆又渡江還

· 信國劉 ·

先前所聽到的：「濟生不是神仙，治病要吃藥，前方一樣有用的藥都沒有，去作什麼？但憑吃開水，是活不了人命的。」這個時期是已成過去了。

渡江之後，在救護的經驗上，我們深深的感到，團

師衛生隊及野戰醫院之間，應該有一個統一的聯繫。因此我們就在渡江召開了一個救護會議，後來有人稱譽我們這方面的救護，還「要得」的時候，我總是歸功於這次的救護會議的成功。他的效果，使各級救護人員，都分段的負起了他們應盡的責任。

傷兵從前到傷所裏來，當他見到了一個醫官的時候，不等他叫痛，馬上會給他注射一支止痛針，緊接着會有醫官來：清理創口，上「魔術粉」，裝救急包，同時有諾克的「魔術粉」灌進他口裏去以預防創口的腫脹，在

擔架隊送我到野戰醫院的途中，團師衛生隊，都在繼續着藥，每四小時給「克」魔術粉，一次止痛針，我們用 S, M 和代表這「魔術粉」(Sulfanilamide) 和「止痛針」(Morphine) 的符號，給藥的醫官們，照例要在符號上註明了，用藥的劑量與時間。以免重複多給的現象發生。

手術隊的醫官們，在醫院裏檢查創口之後，便會決定是否需手術、用藥的停止或繼續，增加或減少也同時被決定了記在病歷上。

傷兵進院之後，要注射三千單位的「破傷風抗毒素」。不可漏過一個，這是我們的規矩。因此我們在野戰醫院裏，沒有看到一個「破傷風」的病人，也未曾發見過一個可怕的「氣性壞疽」。

野戰醫院距火線，始終接近在二三十里的路程，傷兵到醫院的時間，多半是在三至八小時以內。因此我們可以抓住了，早期手術，促成第一期癒合的機會。

我們這裏有大量的「骨」，來應付骨折，為

了求得「肢的現今休息，我們常把石膏用在無骨頭的創口上，因為石膏和魔術粉的使用，節省了我們許多換藥的麻煩。

官一個個都要服「維他命」，規定三天服一粒，用作預防那討厭的「瘡疾」，士兵們是否按期服藥，這是各級主管的事，醫官們祇是從旁監督着。

急用藥品，那是由空運送來的。我們從未發生過藥荒，老醫官們講，抗戰以來，戰場上的藥材，從未這樣充裕過，先前所聽到的：「醫生不是神仙，治病要吃藥，前方一樣有用的藥都沒有，去作什麼。但憑吃開水，是活不了人命的！」這時期是已成過去了。這個現象是應該不再來了。在後方所用不到的「血藥」，野戰醫院裏，已很普遍的使用了。

聯絡醫官說過幾次了：必要的病人，可以派飛機來後送，但這些傷兵們，那願被送到後方去，他們知道，後方的醫院裏藥材，是不像前方那樣充裕的。

三四年二月為第四手術隊。

### 為戰時殉職的醫護人員而譯

保加利亞有一個小村，因為戰事，原來熱鬧的一塊地方，變成了荒廢的村落。遠遠地有一間快要倒下的茅屋，那裏做了臨時的野戰醫院，她死了已十多天了。她躺在滿地的竹床上，腐虫已佔滿了牠整個的身體。她會經看護過所有的傷兵。

她生前很美麗，年青，更天真，社會上等的人，都認識她，貴人們也注意她。因為從前她在後方一個大醫院中，他們都愛她，有幾個暗中還愛她。

她不知道別的快樂，她從來不問一切別的快樂。她用永久熱誠的信仰，獻身於她的事務上。她的心和平，她能犧牲了自己的力量和勇氣，去幫助那沒有人眷顧的人。

她究竟為的是什麼？犧牲了她的身體！她的工作也完了。沒有一個人對她的屍體，說一句「謝謝你」嗎？在她的墳墓上，我安放幾朵枯的花，可敬的，不會發惡吧！（屠格涅夫原作）